

新西部小说丛书

# 唱阴舞阳

HAILE ZHANG  
海桀 著

感知神奇的境界。  
进入阴阳的疆域，

CHANG YIN  
WUYANG



读者出版集团

DPGC.L

敦煌文艺出版社

# 唱阴舞阳

海桀  
HAIJIE  
ZHU



读者出版集团

D P G C . L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唱阴舞阳 / 海桀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 8  
(新西部小说丛书)  
ISBN 978-7-5468-0049-3

I. 唱… II. 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33554 号

**唱阴舞阳**

海 桀 著

新西部小说丛书

策 划: 王忠民

项目负责: 王 跃

责任编辑: 贾海燕

封面设计: 马吉庆

版式设计: 石 璞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76(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印 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68千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270

书 号: ISBN 978-7-5468-0049-3

定 价: 26.5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玫露赶紧立起，谦谦卑卑，诚惶诚恐，一连声地讨好道：不会，不会，怎么会是那样呢！你医道精湛，下药如神，这些年里他时常仰慕感叹。说着，指了指满墙的锦旗、奖状和谢联，用作态的撒娇奉承恭敬道：单是这些个荣誉在咱省里就绝对无双，拿到全国也是当当响，靠的全是真正的硬本领。治好了这么多的疑难绝症，挽救了数不清的生命，你才真正是功德无量啊！我听说，社会上关于你的佳话极多，有些甚至是传奇性的，称你为“在世华佗”。电视台正准备给你再制作一部专题片。还说国家中医药研究所要来采访你，准备把你请到北京去搞课题。还说日本国的一家药品研制权威机构，将出巨资，对你的验方进行开发。还说你得了秘中之秘的可以和华佗的麻沸散相媲美的藏医奇方安魂散的真传……

常泰听此朗声大笑。他指了指说溜了嘴的玫露道：真不愧是电视台的编导，说出话来这么韵味。可你现在看得清楚，我孤寡一人，四壁空空，老耄悖晦，朽似倭瓜。真可谓形影相吊，朝不梦夕。那些个耆宿虚名早已远我而去。那些个医理药诀，本是先哲们的天惠精髓，我不过于皮毛间心得一二罢了，也早在札记中公之于天下，哪里敢盗冠浮名、欺世误人、愧对苍生。玫露啊，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我有一弟子，现在省中医院任内科主任，我已将衣钵尽数传他。此人天资聪慧，悟性极高。我写字于你，你去找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暮齿垂年之人所幸之事。由他出诊，最为安妥。怎么样啊？

这话说得情理交融，深挚有加，玫露不好再说什么了。可她毕竟是省电视台的编导，又处在花朵怒放的佳季，能耗费这金子般的时光屈尊若斯已是很不容易了，如此这般地走了，岂不是太无颜面？她情绪性地抿了抿线条精美的嘴唇，看了一眼老人桌上“仁爱救人，赤诚救世”的黄铜雕刻的座右铭，就有云气烟火在五味翻腾的心里缭绕起来。这从小看着她长大，对她爱若生父的常泰也太不给面子了，难道还真要三顾茅庐不成？她不甘心，她是从未被人拒绝过的玫露，她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她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她血液中不可思议的遗传因子开始充分地兴奋、运动，她要再试一试。

常泰叔叔，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我回去会给他说明清楚的。玫露半娇半嗔道：我爸这些年变了许多，他常常提起你、想念你，从内心深处敬佩你。说来你也许不信，他常把你当年刻苦用功、赤诚待人的往事讲来教育孙子们。这



笑成败。我们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事要做。这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不会懂的，可在我死后你就会明白。去请他吧，我最疼爱的孩子就是你，可这一次要难为你了，因为除了你，谁也请不动他。不过，在我生前死后，要求你办好的只这一件事，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要是你办不好，我将死不瞑目、永世难安。你没忘吧，送你留学前，咱俩说好了的，不管你出去花多少钱，为父的一定供你到底。但你回来必须为我办一件事。现在这件事，就是我唯一要让你办的……去，去把常泰请来……

玫瑰又看了一眼桌上“仁爱救人，赤诚救世”的黄铜雕刻的座右铭，看了看常泰的鹤发童颜、青色布衫、方口布鞋、沙枣木雕成的蛇杖以及清洁的居室、几样造型古老的简单家具、满墙的锦旗、满院的野生花草，心中恍然道：这样一个安静、慈祥、有尊严和风度的老人，怎么会对同门的师兄如此绝情呢？这好像还不仅仅是碍于旧隙、心胸狭隘、见死不救，好像、好像……她感到了迷人的深秘和诱惑，随即灵机一动，既然如此，我何不探个究竟呢？知道了究竟，不辱使命也就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股热辣辣的冲动顿时涌上心头，就想起了父亲在她离家时给她的一张王牌。父亲说：他若执意不来，你就把这个给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亮。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包裹得很好的用黄绸扎口的羊皮袋子。这皮袋柔软、温热，色泽深暗，三寸见方，缝制得十分精巧，上书一行黑色的藏文，使人想起寺院里藏医的药袋。袋子上有几个形状可疑的窟窿，像是钉子钉出的眼。里面装的是一只色彩暗淡了的女孩子手工绣出的香包。袋口的皮绳头上系有两颗晶莹剔透红若宝石的玛瑙。父亲又说：你不用问为什么，照我说的做就是了。当时的玫瑰虽感蹊跷，但并没十分在意，一个破皮口袋，装一只并不怎么起眼的不知多少年了的香包，值得那么神秘吗？不就是给你去请常泰吗？我给你请来不就得了。虽不想接，但见父亲目光庄重，一脸的肃然，便不由自主地接了放在随身包里。

玫瑰拉开皮包，将皮袋攥在手里，上前搂抱住常泰的脖颈，用极其柔婉娇媚的嗓音说：常泰叔叔，既然你不肯屈驾，侄女只好告辞了。不过，我还会来看你。我妈妈告诉过我不少你和我们家的事，我想和你好好聊聊。另外嘛，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不过，你得闭上眼睛，我喊完一、二、三，才能睁开看。

常泰道：好你个玫瑰姑娘，这么大了，怎么还像小时候那样顽皮。好吧、





—

常泰出生前，家里玄乎、邪祟的事儿不断。先是女人怀不住身孕，着床不久就滴鲜漏红，直至中途夭殇。接着是年轻人无故而疾，好好儿的，看着看着就会日渐虚弱、全身无力、盗汗不止、食寐不安、鼻血淋淋。老人们也都个个是虚症缠身。更为古怪奇特的是，患者只要离开常家的老宅一段时间，所有的病象就会不医而愈。发现这一现象的是常家的二儿媳妇郑氏。她嫁来两载，三度有孕，都是百天天寿。吃药无数，不但无效，反倒成了疾疴沉重的病秧子，可一旦回到娘家，就会神爽气顺，恹恹尽失，灾孽自去。她惊悟道，天下怎会有这等怪事，难道是常家的老宅生了妖雾？却不敢声言，只是在惶惑和惧怕中默默地观察起来。很快，猜测就得到了验证。她发现丈夫每次贩皮子回来，都是精强气盛，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头儿，那床上的事像是没个够。可是一在家里住下来，就会日见委顿、面色憔悴、衰弱难安，而且早晚必出鼻血。要不了百天，就成了半废的人，要么痿痿焉焉，要么沾身即泄。嫂子的境况也与自己相差无几，她虽生有儿女一双，但都衰弱消瘦，像是被霜打倒了的草芽儿。她则妇疾缠身，月事紊乱，久治不愈。一日，妯娌俩在厨间拉扯闲碎，郑氏见嫂子神气萎靡，病病歪歪难以自持，便扶她回到屋里。见左右无人，忍住慌乱说：嫂子何不回家歇息几日，我听说换换水土是能去病的，灵验得很。嫂子道：就是哩，昨晚我还梦见回娘家了，满坡都是金黄的油菜花儿，一高兴竟给笑醒了。你说怪不怪，我每次病苦就会梦见娘家，一梦见娘家人就爽快，比吃药还要灵呢。郑氏说：那你何不回去住住，待好了再来。嫂子说：不行的，就这天天都在说我了，说我的那两个病胎，都是回娘家的过。郑氏略有所思，不久，她又有了喜，这一次她不仅拒绝喝那一日三碗的保胎药，还坚决要求回娘家。皮贩子常旺自然是不许。郑氏便怨艾道：我嫁你之时，谁不夸我身子结实，可

现在却成了病包儿，连个孕身子都长不了，要是再不换水土，非得做了厉鬼不可。常旺怒道：你好没道理，常家是亏了你吃？还是亏了你喝？怎么能说这样怨悔的话来？我对你不好吗？你可不能这么昧良心，怪里怪气的也不怕人笑话。哪有女人怀了孕后回娘家的？你发古怪，我们常家可丢不起这个脸。郑氏就落下泪来，在常旺的追问下将自己的怀疑和恐惧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

常家在这殷实的叫做拉浪台的山村里称得上是首富。据说拉浪台以前叫秀妃台，秀妃台以前叫金窝子，其间有过许多精彩的典故，叫拉浪台是清朝以后的事。庄子依山傍水，土地肥沃，百多户汉、藏、蒙古族人混居其间，相安自乐。常旺的父亲常子贵最早是做贩盐的活儿，后来看皮货赚钱，就贩开了皮子。一来二去，没吃多少苦就在这自给自足、民风古朴的山村里富裕了起来。常家就此买地买马，还在村里修了一个庙，只是迟迟不愿翻修房屋。常子贵振振有词地说：常家祖籍南京，充军发配流落至此已历七世。能从上无片瓦、身无分文挨到今天，全靠了老屋风水。接着就会神秘秘极肃穆、极庄严地讲述他的祖先在流落至此之后如何结识一位高人成为阴阳先生的往事。这些往事代代相传，待传到常子贵头上时，常家的阴阳风水术就只剩下了些当年的传说。而这些传说里，最具奇幻色彩的就是常家先人如何发现老屋独得地脉山水之灵气的故事。

常家老屋地处村外，坐落在翠屏岭一个马蹄形的山坳里。这个被称为蹄凹的地带，古木参天，丛林繁密，崖壁色白，山脊平坦，奇花异草遍布其间。顺坡而下，则是河滩上的大片良田，马汗河如一条雪白的绢带呈现在开阔的川谷中。著名的郭莽寺就建在顺河而下不到二十里的松梁坡上。老屋的外表和其他庄院相比，看不出什么明显的不同，只是院落更大些，房前屋后林木蓊郁，繁茂葱翠。春秋之季，从马汗河的对岸常能看到有紫气从蹄凹处升绕，冉冉地弥散在晨光里。太阳出来时，氤气渐散，从河对岸高冈上的鄂博处看，蹄凹里彩气缭绕，一片朦胧的神秘中，整个村子都难以辨认，只有常家的老屋若隐若现浮在光气里。这大概就是常家如此迷信老屋的原因了。

这样的风水宝地，怎么能和怪异不祥的妖邪魔怔混在一起呢？可常旺是一个读过私塾的明睿人，又一直在外面经商，见多识广，立刻就联想到以往发生在家里的种种蹊跷，心里疑惑起来。别的不说，自己在家待上一段时间就会

头昏脑胀地流鼻血，而且莫名其妙地心慌、厌食、烦躁、惴惴难安。难道真的……他不敢想下去，更不敢将此事说于以老屋为荣耀的父亲，就有心将事情弄个明白。他先是暗中将老屋的里里外外查找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怪异之物。然后悄悄到伯胜镇请来一位风水先生，事先经过了仔细的叮嘱，扮做商人将老屋的风水重新勘验，确认了风水宝地的说法。这之后，由于心中依然忐忑惶恐，便央人到郭莽寺求得一张镇妖的神符压在床下。此时，就又到了该出山的季节。准备上路时，郑氏拖着衰惫的身子，拉着他的手凄然道：我要死了，我知道这一次肯定活不到你回来，活该我命短，可让我闭不上眼睛的是，做了一遭女人，竟连一儿半女都没能在世上留下，我对不住你啊！说着，泪水泉涌，抱往常旺痛哭起来。常旺心里乱颤，郑氏两次流产，都是发生在孕后百天左右，现在眼看又要进入百天，而她的身体经过几番折腾，已是虚弱如癯，这叫她如何能够心安？可商季不等人，思前想后，安慰她道：你得心放宽好好在家里等着，我把熟货卖了就来。那看风水的先生说了，不会有事的，再说还有神符相助，它一定会保佑你的，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郑氏却更是伤心，死死抱着他，用生离死别的腔调悲泣道：我会等你的，可我怕，我真的太害怕了，我怕我这一次一定要被血海淹死了。这几天，我天天晚上都要被鬼给魇住。昨天晚上我梦见又开始流了，流下来的是个巴掌大的孩子，身子全都长好了，血糊拉拉地哭着喊热，我……我……你就叫我回娘家吧，等你做完事，我就回来。要不，要不你就带我走，咋样都行，只是不要把我留在这儿。这儿的老屋太阴了……就这样，生性慈软的常旺顶住了父母的巨大压力，带着一皮袋子银元，将郑氏送回了娘家。

待到常旺卖出买进一趟生意归来，已是深秋时节。三个多月时间转瞬即逝，走时满眼的深翠景色现已是残红萧萧，一派凋零。常旺顾不得风尘劳顿，急急地去看身怀六甲的媳妇。一进岳丈家的大门，常旺悬跳不止的心就放了下来。他看见挺着大肚子的媳妇正健健康康白白胖胖地站在院子里摘菜，此情此景如梦如幻，他眨巴着朦朦胧胧的泪眼不知所措了。

腊月二十一，当初升的太阳从东山的垭口里将第一束光线照射到常家的屋顶时，被人抱着腰在炕上坐了三天三夜的郑氏，将一个足月的大胖婴儿生在了热炕灰上。接生婆咬断脐带，含了一口冷水，朝着婴儿的胸部猛地一喷，常家

的大院里便冲出一声洪亮的啼哭。这孩子便是常泰。

常泰三岁时开始日渐虚弱，到了五岁已是黄皮寡瘦、眼仁无神、嘴唇苍白、面色如菜，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挺着鼓胀的大肚子，手腕粗细的脖颈上顶着个吓人的大脑袋，其形其状，如木偶剧里的小猴精，一阵风似乎就能把他吹到天上。常旺为此伤透了脑筋，请了数不清的先生前来诊治，但均不见效，而且越治越糟，最后竟然是任何汤药都不能进，灌下去不吐即泻，看来这孩子的夭寿只是早晚的问题了。偏偏祸不单行，郑氏又在这年的春天犯了病，其症状不仅跟生常泰前一模一样，而且又一次地流了产，差点就要了命。看来，那害人的邪魔妖祟又从天而降了。

到了初夏，常泰的病已沉重到不能走路了。他整天躺在为他特意制作的大草垫子上，头下枕的是草袋，身边围的还是草袋，草袋里装的是为他驱邪的符。熬到入秋，苟延挣扎的常泰已不能进食了。常旺也已彻底绝望，他从山上采来柏枝祭门熏屋，拉锯好松板，准备办理天子的后事了。

这天午后，郭莽寺里的一位僧人路过常家门前。他看见门上插着许多柏枝，还有一面红色的三角小旗挂在门环上祭门，知道这家有危重的病人，不愿上门打搅，就绕了过去。可他很快就止步了，他发现这个大院正是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风水宝地。他也曾看到从这儿升蕴起来的祥瑞之气，便想进去感受一下，更想看一下病者是何人，因何而疾。便上前叩响大门，却无人来开，正欲转身离去，发现门是开的。门是开的，屋里必定有人，就又敲，仍无动静。僧人思之再三，略一闭眼，便拿定主意。他立掌静默，在心里念了声佛，轻轻推门入院。院中宁静，高大茂盛的灌木将稠密的阔叶盖满了院墙。屋后由白桦、云杉、红松杂混而成的森林层层叠叠，万紫千红，直入云霄。其间突耸的危岩时露时隐，青白如画。微风拂过，清凉阵阵，一股股山林里特有的香香涩涩如花似果的味道，亲热地撩拨着宅院。可是，僧人却在这样美净明爽的凹掌里，突然之间嗅到了一种独特的气味，他使劲吸了吸鼻子，然后放松下来，感受着这完全不同于寻常的微苦辛涩、时浓时淡的气味。这味道太熟悉了！就在他略有所感时，风向一转，森林的气息顿时浓郁起来，那神秘的味道便淡如清水。他环视了一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院落，见西屋的窗台前放了一口棺材，便念了句阿弥陀佛，用低沉的嗓音清晰地向里问了一句：

有人么？

此时，常旺正请人在为即将咽气的儿子沐浴。家里的其他人一清早就被他打发出去了，香也烧了，门也祭了，一切该办的事都已准备妥当。村里的仙姑婆婆说了，今天早上太阳出山前，这阳气已尽的孩子必死无疑。可现在太阳已过了正午，他依然艰难地喘息着不肯离去。有几次，常旺看着儿子眼中突然盈出的泪光和那哀求绝望的神情，忍不住流下泪来。他不想死啊，他才六岁，他那聪明的大脑里肯定什么都知道，否则怎么会那样悲伤……可是常旺还是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着，走吧，孩子。快点儿走吧，走了就不再难受，也不再痛苦了，罪也就受到头了。不是为父的心狠，是你命盏里的油已熬尽了啊……他一遍遍地抚摸着孩子骨瘦如柴的躯体，在神情恍惚的状态里一遍遍地祈祷着。

僧人的问话他并没有听见，只是蓦然间发现面前多了一人。那人并不理他，自顾急伸右手，搭在孩子的腕脉上。少顷，翻开孩子的眼皮，又用食指和拇指夹开孩子血色尽失的口唇，细观之后，从后腰上取下一只深褐色的葫芦，将一线鲜红的药液滴入孩子的口中。然后从怀里摸出个巴掌大的羊皮包儿，解开皮绳，亮出一排精光闪闪的银针。

常旺见此，看他的行头打扮，知道来的是名僧医。他心里一动，神智顿爽，可是嘴上却说：不行的，没有用了，我请四方的先生为他治了三年了。你是谁？从哪里来？谁叫你来的？你就叫他安息吧，我会感谢你的，他也绝不会怪罪你。求你了，求你让他早点儿不苦了吧……

僧人并不理他，只是将三根短针斜斜地刺入孩子的胸脯，然后又在孩子的头顶刺入三针。最后，当他把针刺入人中，孩子浑身一颤，哇的一声就哭出了声来。

悄无声息了近半年的常泰哭了两声，就又沉入瞑界的昏然。僧人开始起针，他女人似的手轻轻捻动，以极慢的速度似出还进、进了再出地起着针，当只剩承光穴一枚针时，他让常旺拿一个盆子来，说孩子要吐了，你接着点儿。常旺说，不会的，他都几天没吃没喝了，吐什么吐？可还是拿了个盆子来。说时迟，那时快，僧人的银针刚一起出，常泰就痉挛起来，接着，翻了个滚儿，极痛苦地抱着肚子猛地一抖，哇一声，吐出一团热乎乎的深暗的黏液来。可这只是开了个头，一口既出，就不可收拾了，只见他一口接一口，干呕不止，涕泪满面，

直吐得天昏地暗、气若游丝，最后嘴角就挂上了深绿色的胆汁。

僧人离开的时候，面色阴郁，目光深晦。他救醒了孩子，却拿不准病因，那么就无法继续下药。如不下药，经过了此番折腾，这孩子最多活不过十个时辰。他陷入了困境，想回去请教师父，又怕来不及。刚才他根据脉象，坚信自己的急救是正确的，以泄治虚之后理应益气补阳，可这孩子似乎是阳极至虚，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这时，秋风突至，落叶萧瑟，僧人猛然间又嗅到了那股辛辣、苦涩的熟稔的味道，只是这味儿里有种极劲猛、极刚烈的神力，令他不知所以。这绝不是木材的气息，亦不是腐气，猛然间，他心里一亮，这不是药味吗？是的，是药的味道，只有上等的好药才会有如此的穿透力。

你还给他服药吗？

僧人问。

不。常旺说：他吃过的药不计其数了，膏、丹、丸、散都吃过来了。不顶用，越吃病越重，一月前就停了。

那你家里其他人在吃药？

没有。

那就奇了。

僧人自言自语地说着，一抬头就又看见了盖满院墙的五彩斑斓的枝枝蔓蔓，心头突闪过一道灼亮的电光。他疾步回屋，跳上炕，扯过一把从椽墙之间的空隙里伸进屋来的枝叶，在手里用力一揉，深深地嗅了嗅，就大喜起来：好！有了，有了；恭喜，恭喜；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啊！说着，跳下炕，拉住莫名其妙的常旺直奔屋后，趟开齐腰深的杂草和不知何时蔓延而来的灌丛，握住一棵异常粗大的奇草，激动道：是它，就是它！这个妖精。快，拿镐来！你儿子有救了，你儿子有救了啊！

那天，用了整整半个时辰，常旺才和僧人一起将那棵硕大无比的奇草完完整整、须毛无损地挖了下来，连老屋的后墙都给毁了一个角儿。

原来，这是一棵罕之又罕的大党参。这棵奇参壮若茶碗，色比老姜，粗粝的表皮如凸凹裸露的根脉，道道裂纹似羊肠曲蟠，根须繁密，疙疙瘩瘩，须中生须，沉甸甸、湿漉漉，竟有一人多高。强烈的药性散发出排山倒海的劲力，辛辣刺目、涩苦冲天，两人在几欲窒息的状态里将其挖出，用红布绳系在下风

口的树杈上。僧人抓了一把长参的土，嗅了嗅，递给常旺道：这可真是棵参精，你闻闻，连土都成了药了。常旺却不敢再闻，他觉得浑身上下乃至空气里都充满了那股令他作呕的苦涩味儿，胸腔里火燥难忍，用力一咳，射出一块黄色的黏痰。接着，鼻腔里一紧，热乎乎的稠血就滴滴答答淌下来。见僧人目露关切，他忙说：不碍事，这是常事，擦点凉水在头上拍拍就好了。说着，在路边的溪水里拍洗起来。常旺心里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却实实在在茫然无措。

僧人围着那棵成精的大参兴奋不已。

末了，他对常旺说：放心吧，令公子肯定是有救了，请出了参仙，他的病根就已去了大半了。见常旺茫然又笑道：我给你开一方，你按方取药，早晚一副，连吃六副，公子的病就会见轻。六日后，我会再来，调方给药，届时再叙。常旺便千恩万谢，将数块白洋用黄绸裹了恭恭敬敬地献上，说：这不仅是酬金，更是心意，你救我儿一命，感激之心无以表达，若是不收，我将寝食难安。僧人道：既然如此，我要你些参须如何？常旺便要将整个奇参都尽送给他。僧人道：不必，我只要些参须便成，这种成精的仙药，须毛之性已足够威猛，其劲力，功效远胜于常参。至于这棵参嘛，你好好阴干了留着，将来必有大用。说着，略有所悟地点着头说：这就是常言所说的人参杀人不见血啊！见常旺不解，又道：这山野党参，并不珍贵，沟壑山谷间多见其生，可生成如此的奇壮仙貌，就足以和人参等价了。你儿子的病，就是久吸其性味，过分滋补所至，夫人、你及其他人的诸多病症，也都与此有关。党参原本补中益气、健脾益肺，是治热、抗虚、补气、养血的良药。然世间之事，阳极必阴，阴极必阳，物极必反，药理亦然。据说，这凹掌地里的常家老屋有三百多年了，那么这棵参少说也有三百多年，它的根须尽扎在屋墙之下，说明起屋时已生于此。你想想，在你的炕头有一棵如此珍奇的仙参，日夜大补于斯，岂能不伤阴碍阳、祸正殃本？我所说的人参杀人不见血，正是有感于此。我是郭莽寺曼巴扎仓（医学院）里的药工，名叫桑热尖错。

常泰服了僧人的药后，病情渐渐安稳，但时好时坏，常有反复，虚弱、胸闷、腹胀、厌食等症依然。他的面色似乎更加苍白、更加倦怠，整日里少气懒言，虚汗淋漓，加之食少便溏，仅有一口活气存于阴阳之间。光阴荏苒，转瞬之间，冬去春来，在干草垫子上枕着草袋身边围满了草袋的常泰早晚服药，竟在



